

[美] 卡森·麦卡勒斯 著 梅静 译

伤心
咖啡馆
之歌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伤心咖啡馆 之歌

〔美〕卡森·麦卡勒斯 著

梅静 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伤心咖啡馆之歌 / (美) 卡森·麦卡勒斯著 ; 梅静译. — 天津 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8. 7
ISBN 978-7-201-12786-6

I. ①伤… II. ①卡… ②梅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②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309988号

伤心咖啡馆之歌

SHANGXIN KAFEIGUAN ZHI GE

出 版	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	黄 沛
地 址	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 政 编 码	300051
邮 购 电 话	022-23332469
网 址	http://www.tjrmcbs.com
电 子 信 箱	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	温欣欣
产品经理	黄圆苑
书籍设计	朱镜霖

制 版 印 刷	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
	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5.75
印 数	1-10,000
字 数	108千字
版 次 印 次	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32.00元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1-64386496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卡森·麦卡勒斯
Carson McCullers

1917.2.19—1967.9.29

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

1917年出生于佐治亚州哥伦布

自小学习钢琴，15岁开始写作

她一生备受病痛折磨，先后经历三次中风，29岁瘫痪

二战结束后，曾移居法国巴黎

1967年在纽约逝世，时年50岁

代表作品《心是孤独的猎手》《伤心咖啡馆之歌》



Carson McCullers

目 录

伤心咖啡馆之歌 1

神童 81

赛马骑师 101

齐莱斯基夫人与芬兰国王 109

旅居者 123

家庭困境 139

树、石、云 155

译后记 168

麦卡勒斯年表 172

伤心咖啡馆之歌

这是一座沉寂荒凉的小镇。除了一家棉纺厂、几间两居室的工人小屋、几棵桃树、一座有两扇彩色玻璃窗的教堂和一条仅百码长的破败主街，镇上再没多少别的东西。每逢周六，附近农场的佃农都会到镇上聊聊天、做做买卖，消磨掉一天的时光。其他时候，小镇孤寂而忧伤，仿佛一处与世隔绝的偏远之地。社会城火车站是离小镇最近的火车站，“灰狗”和“白色巴士”公司的车都走三公里以外的福克斯福尔斯公路。这里的冬天阴冷短暂，夏天则骄阳似火，炽热的日光白得耀眼。

要是在八月的下午沿着主街溜达，你一定会觉得无所事事。全镇最大的一幢房子位于镇中心，但那房子不仅门窗钉满木条，还严重右倾，一副随时都会坍塌的模样。房子已经很老了，却透着一股怪异、破败之感，让人十分困惑。但突然之间，你又会发现，原来前门廊右侧和一部分墙面老早就上过漆，只是没漆完，所以

这部分空间显得比其他的更脏、更暗。看起来，这房子似乎已经完全废弃。可是，二楼却有扇没有钉木条的窗子。有时，酷热难当的傍晚，会有一只手慢悠悠地打开百叶窗，接着便现出一张脸来，低头望向镇上。那是一张好似梦中才会出现的脸，朦朦胧胧，阴森可怖。那张脸很苍白，看不出是男是女。一双灰色斗鸡眼内视严重，两只眼珠仿佛正偷偷交换着一个悠长而哀伤的眼神。在窗口停留大约一小时后，那张脸便消失了，百叶窗也再次合上。从那之后，整条主街很可能又一次空无一人。总之，八月的午后，下班后真是无事可干。或许，你不如索性沿着福克斯福尔斯公路溜达溜达，听那些被锁链拴在一起的囚犯唱歌。

然而，这样一个小镇，却有過一家咖啡馆。这座钉满木板的老房子，也跟方圆数英里内的其他房子不同。这里有铺着桌布、摆着餐纸的桌子，还有吊着彩纸的电扇，一到周六晚上，就人满为患。房子虽然是阿梅莉亚·埃文斯小姐的，但让这里生意兴隆、笑声不断的，却是一个人称莱蒙表哥的驼背。说起这间咖啡馆的故事，还有一个人也扮演了重要角色——阿梅莉亚小姐的前夫。这可怕的家伙蹲了很久的监狱，回来大肆破坏一番后，再次扬长而去。从那以后，咖啡馆就关了。但直到今天，人们依然记得它。

这里并非一直都是咖啡馆。阿梅莉亚小姐从父亲那儿继承了这座房子。这里曾是商店，主要贩卖饲料、海鸟粪以及粗粉和鼻

烟之类的日用品。阿梅莉亚小姐很有钱，除了这家店，还在三英里外的沼泽地拥有一家酒厂，酒厂出产的酒冠绝全镇。她是个皮肤黝黑、个子高挑的女人，骨骼和肌肉都很像男人。她头发剪得很短，且全部从额头往后梳，晒黑的脸上始终有种紧张又憔悴的神情。要不是有些斗鸡眼，她或许还称得上端庄健美。虽然追求者众多，但生性孤僻的阿梅莉亚小姐对异性的爱毫不动心。她经历了一场镇里闻所未闻的婚姻。这场婚姻诡异而凶险，且只维持了十天，让镇上的人都大为震惊。除了这段怪异的婚姻，阿梅莉亚小姐始终独居。她常常穿着工装裤和长筒橡胶靴，一整晚都待在沼泽地的工棚里，默默守着蒸馏器下微微燃烧的火焰。

阿梅莉亚小姐靠自己的一双手，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她会吧猪小肠和腊肠拿到附近镇子卖。晴朗的秋日，她就磨芦荟做糖浆。她家大瓮里的芦荟糖浆呈暗金色，鲜美香甜。只用了两周，她便在店后盖起一座砖砌厕所。干起木匠活来，也得心应手。阿梅莉亚小姐唯一不擅长的，就是跟人打交道。对阿梅莉亚小姐来说，唯有优柔寡断或重病在身的人，才可能加以利用，将其一夜之间变成更有价值或更有利可图的东西。因此，他人的唯一价值，就是为她提供利润。在这点上，她是成功的。用农作物和财产抵押贷款，经营一家锯木厂，拥有银行存款——这一切让她成为方圆数英里内最富有的女人。若非热衷诉讼这个重大缺陷，她本应像国会议员一样富有。哪怕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，

她也不惜卷入漫长艰辛的诉讼中去。据说，阿梅莉亚小姐就是被路上的石头绊倒了，也会本能地四下找找，看是否能寻到可以起诉的人。除了打官司，她生活得很平静，每一天都跟头天无甚差别。直到阿梅莉亚小姐年满三十的那个春天，她的生活都始终这般无波无澜，唯一的例外，便是那场为期十天的婚姻。

那是四月里一个温和安静的夜晚。临近午夜，明月皎皎，天空如沼泽地里的鸢尾花一般蓝。那年春天，庄稼长势喜人，过去的几个星期，棉纺厂一直在加夜班。小溪下游那座方形砖厂亮着黄色的灯光，隐隐传来织机平稳的嗡嗡声。这样的夜晚，可以听见很远之外的声音。黑乎乎的田地那头，一个正要去寻欢的黑人唱起舒缓的歌儿。即便静静坐着拨弄吉他，或独自歇着，什么也不干，也是相当愉快的。那天夜里，街上空无一人，但阿梅莉亚小姐的店仍亮着灯，店外门廊上坐了五个人。有工头麦克费尔，此人脸庞红润、矮胖结实，一双略微发紫的手却生得小巧精致。坐在台阶顶上的是雷尼家那对双胞胎，两个小伙子都穿着工装裤。他们个子很高，瘦得很难看，动作迟缓，头上已经开始出现白发，一双绿眸总是睡眠惺忪。还有一个人坐在最下面的台阶边缘，他叫亨利·梅西，是个害羞又胆怯的家伙，举止温和，有点神经质。门开着，阿梅莉亚小姐倚在门边，双腿交叉，正在耐心地解一根绳子上的结。这根绳子是她偶然捡到的，而她脚上那双大靴子，通常去沼泽地里才会穿。几个人已经很久没说过话了。

双胞胎中的一个边喝着啤酒，边望着空荡荡的大路，率先开了口。“有什么东西过来了。”他说。

“是头挣脱束缚的小牛吧。”他兄弟道。

那东西虽然正朝这边而来，但还是太远，看不清楚。月色朦胧，路两旁开花的桃树投下昏暗而扭曲的阴影。空气里混合了好几种味道：有花香、春草的甜香，也有附近潟湖热烘烘的酸味。

“不，应该是谁家的小孩。”矮胖子麦克费尔说。

阿梅莉亚小姐默默地盯着大路。她已经放下绳子，正用瘦骨嶙峋的棕色手指拨弄着工装裤的带子。她皱起眉，一缕黑色鬈发垂到额前。几人等待间，路那头某户人家的狗突然嘶哑着一阵狂吠。最后，有人大喊了几声，才让它安静下来。那个身影一直走到门廊黄色的光圈外，在如此近的距离下，几人才看清到底是什么。

来的是个陌生男子。这个点儿还有陌生人徒步进镇，可是件稀罕事。而且，此人是个驼背，顶多不过四英尺高，身上那件破外套只盖到膝盖，一双扭曲的腿瘦得似乎承受不住畸形的大胸和肩后的“驼峰”。他的脑袋特别大，蓝眸深陷，嘴又尖又小，脸软塌塌的，显得很粗鲁。此刻，他眼下有圈淡紫色的阴影，苍白的皮肤沾着尘土，已经变得黄黄的。他拎着一个旧手提箱，箱子外绑了根绳子，斜斜地歪向一边。

“晚上好。”驼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。

阿梅莉亚小姐和门廊上的几个男人既没回应他的问候，也没说话，都只是看着他。

“我在找阿梅莉亚·埃文斯小姐。”

阿梅莉亚小姐把前额的头发向后一抹，扬起下巴：“找她干吗？”

“因为我是她的亲戚。”驼背说。

双胞胎和矮胖子麦克费尔抬头望向阿梅莉亚小姐。

“我就是，”她说，“但你说的‘亲戚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因为……”驼背开口了。他显得很不自在，好似马上就要哭出来一样。他把手提箱放在最下面的台阶上，却仍扶着箱子把手。“我妈是奇霍的范妮·杰瑟普。大约三十年前，嫁给第一任丈夫后，她便离开了奇霍。我记得她曾说过，自己有个叫玛莎的异父姐妹。如今，奇霍的人都跟我说，那人便是你母亲。”

阿梅莉亚小姐微微歪着脑袋。她一直独自吃主日大餐，家里从来不会挤满亲戚，也向来声称自己一个亲戚也没有。曾经，她是有个在奇霍开马房的姑婆，但那老太太已经死了。除此之外，她只有一个既是嫡堂亲，又是嫡表亲的亲戚。那人住在二十英里外，跟阿梅莉亚小姐关系并不好。两人要是偶尔碰上，都要冲路旁啐上一口痰。时不时就有人费尽心思，想跟阿梅莉亚小姐攀上点儿牵强附会的亲戚关系，但毫无疑问，他们都吃了闭门羹。

驼背冗长拉杂地念叨起来，提到好多人名地名，都是门廊上

这几位听众闻所未闻的。而且，这些话似乎也跟他们交谈的主题毫无关系。“所以，范妮和玛莎·杰瑟普是异父姐妹。而我是范妮跟第三任丈夫生的儿子。因此，你我就是……”他弯下腰，解开手提箱。那双手宛如脏兮兮的麻雀爪子，还抖个不停。箱子里满是各种各样的垃圾，不是破破烂烂的衣服、好似缝纫机零件的奇怪废物，就是其他毫无价值的东西。驼背在这些东西里翻来找去，终于掏出一张旧照片。“这是我妈跟她异父姐妹的合影。”

阿梅莉亚小姐没说话，只缓缓地移动着下巴。从那张脸，就可以看出她在想什么。矮胖子麦克费尔拿过照片，凑到灯光下看。照片上是两个苍白干瘪的两三岁小孩。但那两张脸，不过是两个模糊不清的白团。无论是谁，或许都可以说这是自家相册里的旧照片。

矮胖子麦克费尔把照片递了回去，什么也没说。“你从哪儿来？”他问。

驼背有些犹豫地说：“我正在四处旅行。”

阿梅莉亚小姐还是没说话。她只是站在那儿，倚着门边，看着下方的驼背。亨利·梅西紧张地眨眨眼，双手搓来搓去。然后，他一声不吭地离开最下面的那级台阶，走了。他是个好人，驼背的处境触动了他的心。因此，他不想等着阿梅莉亚小姐把这个新来的家伙从她的地盘上赶走，也不想看他被轰出小镇。驼背站在最下面的那级台阶上，脚边是打开的手提箱。他吸吸鼻子，

嘴唇颤抖，或许是预感到了自己凄凉的处境，也可能是意识到作为一个闯进小镇的陌生人，拎着一箱破烂就来跟阿梅莉亚小姐攀亲戚，是件多么可悲的事。总之，他突然一屁股坐在台阶上，大哭起来。

一个陌生的驼背半夜走到店前，然后就坐下来大哭，可不是件寻常的事。阿梅莉亚小姐把前额的头发往后捋了捋，几个男人尴尬地面面相觑。整座小镇异常安静。

终于，双胞胎中的一个发话了：“我敢说，他简直就是莫里斯·范恩斯坦。”

每个人都点点头，表示赞同，因为这是个有某种特殊含义的表达。但因为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驼背哭得更大声了。莫里斯·范恩斯坦是多年前住在镇上的一个人。其实，他不过是个性情急躁、总是坐立不安的小个子犹太人，每天都吃白面包和鲑鱼罐头。谁要喊他基督杀手¹，他就立马放声大哭。后来，他遇到一件祸事，搬到社会城去了。但从那以后，任何谨小慎微或哭哭啼啼的男人，都会被称为莫里斯·范恩斯坦。

“呃，他好像很痛苦，”矮胖子麦克费尔说，“肯定有原因的吧。”

阿梅莉亚小姐步态很难看。但只慢悠悠地迈了两大步，她便

1. 对犹太人的蔑称，影射其弑神行为。

跨过门廊，走下台阶，若有所思地站到了这位陌生人眼前。她小心翼翼地伸出长长的棕色食指，戳了戳他背上的驼峰。驼背仍在哭，但已经安静了一些。夜色沉寂，月亮依旧洒下柔和的清辉。天气越来越冷了。接着，阿梅莉亚小姐做了件很稀奇的事。她从后袋掏出一个瓶子，用掌心抹了抹瓶盖，递给驼背。阿梅莉亚小姐很少赊酒给别人，哪怕请人喝一滴酒，对她来说，几乎都是前所未闻的事。

“喝吧，”她说，“能让你开开胃。”

驼背停止哭泣，利索地舔掉嘴巴周围的眼泪，依言喝了。他喝完，阿梅莉亚小姐也慢慢含了口酒。她用这口酒暖暖嘴，又漱漱口，吐掉，然后才喝了起来。双胞胎和工头也抱着各自的酒瓶。不过，那都是他们自己花钱买的。

“这酒真是爽口，”矮胖子麦克费尔说，“阿梅莉亚小姐，我还从没见过你酿酒失败过。”

那天晚上，他们喝下的两大瓶威士忌至关重要。否则，接下来的事就很难说清了。或许，没有酒的话，压根不会有这间咖啡馆。因为阿梅莉亚小姐的酒的确很有特色。它入口甘冽，辛辣刺激，下了肚又后劲十足。不过，这还不算完。大家都知道，用柠檬汁在白纸上写字不会留下任何痕迹。但若把这张纸拿到火上烤一烤，不一会儿就会现出棕色字迹，让人清晰地看到纸上的信息。那威士忌就是火，纸上的信息则是一个人藏在灵魂深处的秘

密。如此一来，阿梅莉亚小姐的酒价值何在，就不言自明了。过去被忽视的事，深藏在头脑里的阴暗想法，都突然得到了认可和理解。一个脑子里只会想着织机、饭盒、床，然后又是织机的纺纱工人，可能在周日来点儿阿梅莉亚小姐的威士忌，接着便碰见了一朵沼泽地里的百合。或许，把花握在掌心，细细查看那精巧的“金杯”时，他心中会突然升起一种疼痛般尖锐的甜蜜感。也许，他会突然抬起头，首次仰望一月的午夜天空，看见那冷冽又奇异的光芒，惊恐地认识到自身的渺小。这种强烈的恐惧，让他的心都停止了跳动。只要喝下阿梅莉亚小姐的酒，任谁都会产生类似感觉——无论痛苦，还是狂喜，都是无比真切的体验。这个人一定能被温暖灵魂，并看见深藏在那里的信息。

他们一直喝到午夜之后。月亮钻进云层，夜晚变得又黑又冷。驼背仍坐在最下面的台阶上，痛苦地佝偻着身子，额头靠在膝盖上。阿梅莉亚小姐站着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一只脚搁在第二级台阶上。她已经好半天没说过话，脸上挂着一副沉思的表情。稍微有些斗鸡眼的人沉思起来，往往都是这副非常睿智又极度疯狂的表情。终于，她开口道：“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”

“我叫莱蒙·威利斯。”驼背说。

“那好，进来吧，”她说，“炉子上还剩了些晚饭，你可以吃点儿。”

除了打算戏弄别人，或想趁机从对方身上捞一笔，阿梅莉

亚小姐这辈子请人吃饭的次数实在屈指可数。所以，门廊上的几个男人都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。后来，他们凑在一起讨论此事，都说她那天下午一大半时间，肯定都在沼泽地喝酒。总之，她一离开门廊，矮胖子麦克费尔和双胞胎也动身回家了。她关上前门门闩，四下看了看，确定所有货物都摆放整齐了，便朝店后方的厨房走去。驼背拖着手提箱跟在她身后，一边吸着气，一边用脏外套的袖子擦鼻子。

“坐吧，”阿梅莉亚小姐说，“我把剩下的那些东西热一热。”

那天晚上，他们一起吃了顿非常丰盛的饭。阿梅莉亚小姐很有钱，从不在吃食上亏待自己。这顿饭有炸鸡（胸脯肉让驼背夹到了自己盘里）、菜根泥、芥蓝和淡金色的热番薯。阿梅莉亚小姐胃口好得就像个雇农，吃得却很慢。她两只手肘都搁在桌上，俯身埋进盘子，膝盖分得很开，双脚踏在椅子的横档上。驼背则狼吞虎咽，好像几个月都没闻到过食物的香味一般。吃着吃着，一滴泪从他脏兮兮的脸颊上滑落。但这不过是刚才残余的眼泪，并没有任何意义。桌上的台灯打理得很干净，灯芯周围蓝莹莹的，给厨房投下了一片欢乐的光芒。阿梅莉亚小姐吃完晚餐，用一片白面包仔细地把盘子抹干净后，便往面包上倒了点糖浆。这糖浆是她自制的，澄澈香甜。驼背也依样画葫芦，却更讲究，竟要求换了一个新盘子。吃完后，阿梅莉亚小姐把椅子往后一靠，捏起拳头，摸了摸干净的蓝色衬衫下、右臂坚硬结实的肌肉。这